

·毕淑敏短篇小说集·

白杨木鼻子



·紫丁香文丛·



•紫丁香文丛•



白杨木鼻子

—— 毕淑敏短篇小说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杨木鼻子:毕淑敏短篇小说集/毕淑敏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紫丁香文丛)

ISBN 7-5001-0348-4

I. 白… I. 毕… 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655 号

责任编辑:宗颖

责任校对:徐元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4号 邮编:1008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75印张 字数260(千)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6022124

ISBN 7-5001-0348-4/I·30 定价:8.50元

自序

毕淑敏

写作真是一门手艺呢。

一生中的很多时间，孤独地面对自然界的风花雪月，面对人世间的喧嚣沸腾，面对自家的锅碗瓢勺，面对历史抖落的尘埃……让思绪飞翔起来，在无穷的天际穿行，在人海的藩篱踟蹰……有时细碎的思绪犹如水滴的闪光，只怕瞬时就干了。恨不得生出四只脚爪，把语言的蛛丝马迹记录下来。

也有很糟的时候呢。写不出来，硬写。坐在那里，仿佛跪在那里，身心都蜷得累极了。不断地去数已经写了多少行了，折合成多少字了，够不够可以交差的数目了。心情之忧郁苦痛，犹如交不起租米的佃户。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小说，绝没有一份上述的压抑之作，都是我用心写出来的。这是我的第一部短篇集。收录了我自写作以来最喜爱的短篇小说。

别人一般是先写短篇小说，再写中篇小说，比较符合循序渐进的路数。也许是因为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35周岁了)，在西藏当过兵，心里壅积的感触太多，一提笔就写了中篇小

说。

中篇小说好比是机枪，短篇小说好比是手枪。既然选择了写作这个事业，我就得把基本功练好。这样，我就在写了几部获了奖受到好评的中篇小说之后，反回来写短篇小说。

我本来以为中篇都写了，短篇不会太难。不想，还是很费了一番心力。这部集子里收有我的短篇处女作《西红柿王》，我很珍爱它，因为我为它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但它却不是一个成功的短篇，更象一个中篇小说。后来，经过不继地练习，我渐渐地有了一些进步。收入这个集子的《不会变形的金刚》和《女人之约》，连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第五届短篇小说百花奖。其中《女人之约》为短篇小说首奖，说明我的努力还是奏了一点成效。

我属于不怎么会虚构的作家，我的经历为我的创作涂上了浓厚的背景。我不知道这属于好还是不好，只知道我避不开它的笼罩。

我16岁就到西藏当兵，驻扎在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11年后回到北京。我一直从事医务工作，从助理军医当到内科主治医师。现在在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做专业作家。在生活中，我是妻子和母亲，有一个温暖的家和可爱的儿子。

这样，在我的小说里，就弥漫了高原的风雪，渗透着医院白色帷幕的气息。也有家庭中看似琐碎实则深长的矛盾，经济领域里波光诡谲的故事。这使我的小说取材纷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许比较多样化。

我有时不大考虑怎样写的问题，只是想着把我感受最深的心灵颤动，告诉我的朋友。关键是“告知”，至于怎样说得好一些，怎样就显得差了一些，情急之下，往往关照的不够。

从一个严格的手艺人的角度来说，这可不是好的表现。生活交给你一块纯金，应该精雕细刻为美丽的项链，以馈赠心爱的朋友。假若工匠只图了自己一时的简便，粗糙地打制成形，就是对自己，

对朋友，对那块金子的不负责任了。这本集子就是一串不很精致的项链，虽说我曾为它付出很多汗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会更努力地干好我的活儿，力争做一个好手艺人。

谢谢我的责任编辑宗颖女士。

谢谢所有读了我的自序的朋友。

谢谢愿意读我的小说的朋友。

1994 年中秋

目 录

自序	3
梦幻小屋和蓝手镯	1
天衣无缝	15
给我一粒脱身丸	28
不会变形的金刚	41
一厘米	54
捉刀	66
跳级	74
妈妈福尔摩斯	102
同你现在一般大	125
猫头鹰行动	137
翻浆	149
紫色人形	162
教授的戒指	165
阑尾刘	190
赶考的女人	200

女人之约	215
白杨木鼻子	241
西红柿王	252
与教授同行	273
蟑螂谷	277
米字型电话键	291
苔藓绿西装	305
雉羽	314
大海里翻了豆腐船	325

梦幻小屋和蓝手镯

天，蓝得像一页童话。

“将来世界游乐园”的摩天轮，从我新搬入的高层住宅窗前，盘旋而过。我对这个唐吉诃德风车似的玩意儿不感兴趣，俯身下望，茵茵绿草中有一座粉红色的小屋，宛如一朵玫瑰花瓣被静静地遗落在草地上，便萌动了去看一看的念头。

游乐园售票处的建筑，是七个小矮人居住过的。赭色的树皮镶嵌墙壁，上面涂着古老的青苔。高耸的屋顶站立着信鸽状的风标，发出悦耳的鸣叫。

售票小姐打扮成白雪公主模样：“您要购买哪种票？”

面对高科技与美妙传说的结晶，我的目光一定显出扑朔迷离。白雪公主款款介绍：“您喜欢玩哪种游艺机，就买哪种票。如果都想玩，可以买通票，十块钱一张，可玩一整天，比较优惠。”当然，她恰到好处地莞尔一笑，小心地避开我的自尊心，“如果您时间紧，只是参观一下，也可以只购一张门票。”

我迅速浏览了游艺机的名称。水晶城堡、疯狂老鼠、吃惊房子、

超级帽子、海盗船……顺便记住了价目表，都很昂贵。

我肚子里的食物，还没有饱胀到需要用这么多外国惊险来消化，虽然购买通票显然合算。

“我只想去那间外观是粉红色的小房子。”

白雪公主受过很好的职业训练，微笑着把一张粉红颜色的专用票撕给我。

哦，它叫梦幻小屋！

小屋在俯视中很鲜明，此刻却隐匿于无边的绿色之中，只有依靠路标前进。

一个丁字路口。

“叔叔，您帮我看看，我有米老鼠高吗？”

路旁有一幅巨大的标牌。穿着橙黄皮鞋的米老鼠，优雅地伸出雪白的手套，上面用中英文书写着：“小朋友，假如你没有我高，请不要去找疯狂老鼠。”

看来，疯狂老鼠是这位美国老鼠的近亲了。

在米老鼠的伴侣米妮通常站立的位置，此刻站着一位小姑娘，正在向我张望。

她浑身圆滚滚的，穿一件很简练的背带白布裙，脸像红苹果一样饱满光高。眼睛和嘴也都是很端正的圆，像是以黑红两色重油彩用心写出的零。我悲哀地想，她长大绝不会是身材窈窕面容清秀的美女。但此时却是一个极惹人喜爱的女孩。

我便在心里叫她零零。

零零倚在米老鼠身边，用右手卡住自己的头顶，欲一比高低。在她滑润的手腕上，套着一个蓝手镯。

零零蓬松的卷发，像薄雾一样笼罩着她的高度，她便努力将它们掠下去。手镯与发丝相搓，发出风拂草叶的声响。她跳开来，失望地发现自己的手指只齐到米老鼠黑耳朵的一半，便不服气地向我求救。

看着零零像黑围棋子一样晶莹的眼睛，我说：“唔，你可以算是和米老鼠一样高了。”

她像云雀一样尖叫了一声，单腿蹦跳了两步，又轻捷地换成另一腿蹦跳，再也不看我一眼，快乐地向前跑去，直到很远，才猛然回头，说了一声“谢谢”。

我注视着她的背影，那是一种像滚动的水银一样极活泼的姿势。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跑。觑前后无人，我也试着单腿蹦跳，立刻感到困难和荒唐，就停了下来。

突然，零零摔了一跤。在向前扑去的一刹那，她记得去保护自己的手镯，但仍旧晚了，手镯碰到地上。她心疼地抚摸手镯，手镯大约有了一些损伤。这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腿，膝盖处流出血来。

我担心地跑过去。

零零从兜里掏出一块蓝手绢。白裙子只有一个兜。兜里装着蓝手绢时，裹不住的蓝色从布丝渗出，好像她揣着一瓶墨水，现在，她通体晶莹了。看起来零零是一个粗心而常摔跤的孩子，上次的痂痕尚未完全脱落，新鲜的血又从边缘缓缓浮出，像红水河上飘着一叶小船。

零零拿着蓝手绢思索了一下，手镯和腿，哪个更重要？我以为这是毫无疑义的。零零的思维很快，全不似成人那样优柔寡断；迅速把手绢系到了手腕上。

我想劝阻她，小姑娘满脸都是对陌生人的拒绝。我终于没有作声。她已经忘记我了。

现在，看不到蓝手镯了。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小姑娘腕上缠着一方蓝手帕，膝盖流着血，一拐一跛地走向疯狂老鼠。人们会以为这小姑娘身上两处负伤，手更重一些。

梦幻小屋在路口的另一侧。我却突然对零零关注起来，她毕竟只到米老鼠的耳朵，最多不过打个平手，又挂了彩。

我尾随她去。

疯狂老鼠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翻滚过山车的大型游艺机。零零坐在椅子上。有一副马蹄形的重物，鞍鞍似地降落在她幼嫩的双肩，像一双铁腕扼住咽喉两侧。这样老鼠剧烈腾挪的时候，才不会被巨大的惯性投掷而出。还有一条钢索般的保险带，把她和座椅坚定地联系在一起。

零零虽然滚圆，毕竟是个孩子，保险带扣到了最后一环。因为心灵上负了责任，我便走过去看她系得是否牢靠。她完全沉浸在冒险前的快乐之中，对每个走近她的人，无端地微笑。

开始检票了。零零把她的蓝手镯打开，又小心翼翼地包好。

疯狂老鼠动作起来，这是一场真正的鼠疫。它毫无规则地颠簸起伏，沿着尖锐的直角，无目的地扑打跳越。人们恐怖的尖叫声，像黑色的松针，从疯狂老鼠背上铺天盖地撒下，使每一个旁观的人，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抱头鼠窜”。

我抗拒着恐惧和眩晕，目光拐着锋利的路线，困难地跟踪着小小的零零，其实，她即是此时发生了某种意外，我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疯狂老鼠倏地完全地倒立起来。我半仰着脸，极清晰地看到，在太阳米字形的光辉一侧，零零同我鼻子对着鼻子，像个婴儿般地俯冲过来。在那双黑云子一般的眸子里，饱含着地面苍翠的绿色。

我的责任业已尽完。老鼠痛苦地安静下来，我转身离去，去寻找那依稀的粉色。

梦幻小屋的门是椭圆形，中间有一个肉色的钮。它引动人们温馨的记忆，却终于想不出确切的究竟，怀着不甘心走了进去。

粉红色的微光，像雾霭一样包裹过来。看不到灯，或者说到处都有灯，墙壁像渗水一样沁出粉色的光栅，使你以为伸手就可以抓到粉色的颗粒。

温度极适中，像幼时祖母刚刚用舌尖尝试过递来的一碗粥。

空中弥漫着一种类似抚摸般的韵律。它不疾不徐，无休无止。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温存而准确地拍击着每个人最原始的记忆……

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每个人都像被过分醇香的酒灌昏了头，松弛在极舒适的座椅上。

我的理智抵制着俘获，极力思索着：这小屋，我似乎居住过……当我终于想起来的时候，悚然一惊：这不是仿照人类母体内的宫殿塑造的吗！怪不得它给人以无可比拟的安宁和归属感！

那个椭圆形的门，象征着脐。它是婴儿和母亲永久的联结之路。

在被疯狂老鼠强烈摧残之后，你不得不佩服将来世界的领导人了。你不论怎样不以为然，都要进入沙滩般的舒缓之中。

门猛地被撞击开，零零滑动进来。小孩子距离母体的路程更近，她很快便进入了梦幻的境界，蜷在座椅上，像一只温顺的白猫。

环境已具有如此的魔力，再加上正式的节目，该是怎样的美妙！我觉得这钱花得不冤。

从脐里走进一位年轻的女郎，她长得很媚气，前冲式的长檐帽，提醒人们这是中外合资的游乐园。

我无端觉得，工作人员应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就要开场了，收票了。请把票拿出来。”女郎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冷漠。

人们都从怀抱的温暖中清醒过来，像要保留住最后的美好，依旧蜷着身子，无声地举起票。

小姐一把将我的专用票掳了去。

零零举起她藕节似的胳膊，蓝手帕经粉红色的渲染，蜕变为深紫。

小姐将我侧方之人的多用票掳过去，撕下表示梦幻小屋的那一联，余票退还。

小姐走到零零跟前。零零的胳膊已经下沉，她举起得过早了。

“票在哪儿？”小姐问。

零零便像在课堂上举手发言惟恐叫不到时，将手举得高高。

“那请你把手绢打开。”小姐催促道。零零已经耽误了时间。

孩子们总是这样，遗漏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零零用另一只手去解这只手上的手绢。小姐耐心地等待着，像副食店售货员在等待一个没有主动拔掉瓶塞子的买醋者。

手绢系得过于牢靠了，解得便很艰难。幸而小孩子的心，细小却并不细腻。零零全然没有察觉到小姐的厌倦，终于解开时也没有成年人乞求原谅时惯常的歉意，蛋圆的小脸因为窘急的汗水，更显出油汪汪的可爱。

“阿姨，您看——”

在这种无遮拦的笑脸面前，萌生愠怒的小姐也忍不住了一个微笑。

现在，小姐和人们都看到了那个蓝手镯。在手绢的保护或是蹂躏下，它不安地褶皱起来，像一个洗衣女人冬天的手，边缘破裂出无数细口，小姑娘温润的汗水，将它们浸洒得绵软而浅淡。

这是一个纸环圈成的手镯。

“把手伸过来。”小姐突然兴奋起来。

零零顺从地把手伸过去。手背凹陷的小坑里积满灰土，唯有指甲红润，像一枚枚光洁的鼓锤。

“我说的是让你把你的手心伸过来，你为什么不？”小姐的声音已露出明显的恼意。

她并没有说手心，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她只说过手，但这不妨碍她的严厉。

零零从这声调里察觉到了某种错误的嫌疑，又并不明白错在哪里，便基本上是无所畏惧地把手心朝向小姐。

小姐要看的其实是她的手腕，那里是纸圈的联结处。蓝手镯悲惨地绽开裂纹，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林间小路，勉强维系着最后的连贯。绷开的纸纤维细如春草，瑟瑟地随着零零手腕脉跳的搏动而颤抖不已。

蓝手镯是用将来世界游乐园的通用票糊就的。这是一个聪明而公平的主意。它紧箍在每个购买者的手腕上，不可拆卸，因而也就不可转让。现在，蓝手镯残破了，它的象征意味就很明显。

“你说，这是谁的票？”小姐的前冲式帽檐俯得很低，循循善诱地说。

“这是我的票呀！”零零完全没有意识到逼近的危险，很肯定地回答。

“那它怎么破了？”小姐成竹在胸。

零零认真地想了想，眯着眼睛说：“不知道。也许是我摔跤时蹭破的。”

“你用手绢包着票，手绢上一点土都没有，怎么会是摔的呢？这票是你从别人那儿拿来的，自己又粘上，所以它才不完整。小姑娘，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犯了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小姐看来是经常抓获作弊的游客，话说得有理有据，态度比刚开始检票时，还要和蔼了。

众哗然。有人说：“真看不出来，小小年纪就……”

我想说明摔跤和手绢的关系，又一想，你只看到了这一幕，也许在那之前，手镯就已经是破的了！

“不！”零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票是我自己买的。我考试得了双百，妈妈就给我十块钱让我来玩。不信，你们去问我妈妈！”小姑娘略微安了心，她为自己找到了最有力的证人。

“问你妈妈？那还不等于问你自己吗！”小姐不屑地说。

人群引起小小的骚动，毕竟这是亵渎了人人都有的神圣。

小姐像闻到了恶劣气味，扇了扇自己灵秀鼻子前面的空气：

“你们别看着她装得还挺像，我们这儿常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她偏转身，面对着众人：“说实话，这些游艺机多一个人玩少一个人玩，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一样费电一样磨损一样得有人操纵吗！可孩子还小，这种说瞎话占便宜的习惯一旦养成了，将来不是害人害己吗！”

小姐说得很义愤，这使刚才认为她有些不讲情理的人，也频频点头。

“阿姨，这票真是我的。您看，它们粘得那么紧，要是别人的，我怎么能把它们撕下来又粘到我的手上呢！”零零完全不顾大势已去，顽强地为自己寻找物证。

“哎呀呀，没见过这样难缠的孩子！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不要装傻，这事很容易。用小刀沿着粘缝的边缘慢慢挑开，只要细心一点，可以做得天衣无缝。老实说，你做得并不高明。”

我凑过去看。果然，蓝手镯的对接处并不妥贴，存有显然是挣脱而裂开的斜纹。看起来铁证如山。

“阿姨，每个人只有一张票，别人的怎么会给我呢？”零零依然不屈不挠，在这种尴尬的时刻，她除了在为自己辩解，竟还保持着童稚的好奇。

“这不是简单的事吗！”小姐向我们摊开她那柔若无骨的手指，更显出事实的毋庸置疑：“通票我们是不回收的，让游客们带回家去，经理说这是活广告。从别人手里要一张废票并不困难。”

小姐的话严丝合缝，再多同情也无懈可击。

“那我怎么办呢？”在这铁的逻辑面前，零零像桂元核一样的黑眼睛，因为过多清水的折射，显得更大更圆，竟愚蠢地向小姐讨问起办法来了。

“那你只好回家了。记住，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事了。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小姐温存地说。

零零把残破的蓝手镯卸了下来，慢得像在褪一副手铐。我叹了

一口悠长的气。

零零把断成半个弧的通票拿在手里，像擎着她最后的希望：“这是我买的票，阿姨，是真的！”

“怎么说了半天又回来了！我对你已经是宽大处理了，按规定要罚款的！你要再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你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说说呀！”小姐声色俱厉起来。

零零的脖子蚯蚓样软了下去。名字是孩子们为数很少的私人财产之一，他们不愿意把它孤零零地留给不认识的人。

零零执拗地沉默着。

人们不再同情这孩子。是啊，没做亏心事，就把名字留下来嘛？

也许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来自上天的声音，告诫他们，遇到危险时不要说话。

事情看来就这么结束了，零零倒退着向外走去。

“阿姨，我看到了。她是买了票的。”一个戴着沉重镜片的男孩，挤过来说。人们散漫的目光立时凝聚起来。

男孩很瘦弱，嘴唇角很黑。那不是早生的髭须，而是早上吃了某种豆馅制品的遗迹。这使他的话失去了几分可信性。

小姐镇静的目光，像抹布一样擦试着男孩的脸。这没有什么，她见得多了。

“你亲眼看见的？”小姐很和气地问。事情出现了某种转机。

“是。阿姨。她排队时站在我前面。”

零零站在距男孩很远的地方，眼睛里抖落几颗葡萄大的泪珠：“真的？你看到我了？我怎么没看到你？”

阿姨很沉着，果断地撇开女孩问男孩：“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不是。”男孩闹不清学校和票有什么关联。

“那就是住一座楼或是同一条胡同喽！”阿姨的话板上钉钉，带有明显的诱供成分。